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四十六回 欽差願捨命盡忠 龍王夢指拿六寇

詩曰：廣平賦裡說梅花，陶令閒情句最華。別有風流微韻事，珠仍無玷玉無瑕。

倭侯爺正在給眾人相面之間，早有門上人進裡邊稟報四莊主於珍知道。於珍聽此話，半信半疑，心中想：「必是私訪之人前來，替張廣太訪事。也罷，我出去見機而作就是。」自己離了內邊房，到了大門以內，眾家人都站起來了，說：「莊主出來了。」倭侯爺故意吃驚：「唔呀，好哉！吾正訪察著真龍天子，不想今天在此處相遇。」說罷，跪倒磕頭行禮，說：「吾皇萬歲！萬萬歲！吾涉水登山，各處訪察，不想今天在此相遇。」

於珍他本是個八卦教主，天地會他有三個哥哥，俱是天地會的會總，他也是個邪教匪賊的小會總兒。這于家圍並無一個好人，都是天地會的餘黨。他本來就是個妄想之人，今天聽了倭侯爺言語，半信半疑，拉著倭侯爺，說：「你跟我走吧，不可這樣信口妖言！」拉著方一進二門，那裡拴著一條達子狗，渾身漆黑毛兒，項短脖粗，雄壯可怕，用手把顧煥章望前一推，料想他必叫狗咬著。他這個狗永遠不叫生人進門，試試他是個神仙不是？那個狗一見倭侯爺，心中惱了，「嚙」的一聲奔過來。倭侯爺一見，用蠅尾一指，那個狗「汪」的一聲，就望那邊跑。於珍一瞧，認著侯爺是真正神仙哪，一個狗被他一指，他就怕了。於珍不知其中詳細。原來倭爺那把蠅尾兒，裡邊有消息袖箭，安著十個梅花針，他一捏簧，「咯嘣」一聲，那個梅花針望外一躍，正在那個黑狗的嘴裡，他「汪」的一聲，跑在那邊臥著，連用爪望外撓，在叫喚。

於珍認著是道人的法術，帶他到了外書房，是北上房五間，東西各有廂房。倭侯爺落座，一瞧那於珍，身高九尺，膀闊腰圓，黑紫面目；身穿青洋縐夾襖，項短脖粗，腦袋大，雄如瘟神，猛似太歲。於珍說：「道友，你暫且落座。你說哪個是紫微星君降了世？真龍天子又臨凡？」倭侯爺說：「你就是紫微降世，必有天分。久以後必要開基創業，得江山社稷。吾前知五百年，後知五百年，善曉過去未來之事。」於珍說：「也罷，我去到裡邊叫出來，你瞧瞧哪個是我的原配之妻？你要是瞧的出來，我便信服你是真神仙；你要瞧不出來，休想出我這宅院！」說罷，吩咐：「來人！看著他。我進裡邊去，少時就來。」顧爺心中甚是為難。

少時間，自裡邊出來了一群婦人，俱是一樣的打扮，都在二十多歲。有十數個人，濃妝豔抹，品貌美麗，齊站在南邊。於珍說：「神仙，你瞧瞧這十數個，哪一個是我的原配？」顧爺一聽，心中一想，說：「這可把我給難住了。」楞夠多時，說：「唔呀！你等來看，那正宮娘娘頭上有一道紅線！」那些個使妾齊望那四莊主的原配之妻頭上看。煥章這是生意話——詐唬；用手望那婦人頭上一指，說：「好哇！我一看這就是正宮國母。」連忙行禮。於珍一瞧，心中甚喜，說：「神仙，你真是一個活神仙！我要得了地，必封你為護國仙師！」倭侯爺說：「謝主龍恩！」起來了，於珍先叫那些個婦人進後邊去，讓煥章說：「仙長爺，書房內有話說。」

二人進了書房落座，於珍說：「我本是一個八卦教的小會總，就是得了天下，也不應該是我的。」倭侯爺說：「那不能！當初漢高祖乃是一亭長，提三尺劍，斬白蛇起義，久受霸王之困，後來得了漢室江山四百年。主公用心求賢，久以後必成大事。我山人會呼風喚雨，書符念咒，撒豆成兵。」於珍一聽，說：「國師，你可用葷用素？」倭侯爺說：「葷素都可。」吩咐：「外邊備酒。」少時，杯盤齊集，菜也豐滿，二人開懷暢飲，直吃到天晚。於珍趁著酒興，說：「仙長爺，你今天在後邊花園內高搭法台，你請個神仙來我瞧瞧。還求仙長把我的仇人張廣太給我害了，就除了我胸中一塊大病了。我此時可把他治了，交了刑部啦，不知後來該當如何問罪。他的朋友甚多，求仙長占算占算，他死的了死不了？」倭侯爺說：「我到花園中請下神仙來，再作道理。」

天有二更時分，花園中法台搭好了，眾人齊不信倭侯爺他是神仙，都要瞧瞧是怎麼樣請。於珍帶著四十多個人，暗中吩咐說：「如是分真請下來神仙便罷；如要是造妖言，那時你等各舉號火，把那座法台燒了，就勢連他燒死。」眾人點頭會意，同著顧煥章到了後邊花園之內。四處也有廳房、暖閣、涼亭、月牙河、小芙蓉架，各樣的鮮花。

煥章來到了法台前說：「於莊主，我要上去，你等大家都要跪下磕頭。」

請下神仙來，不必害怕，你等用白面一塊，捏成三個小人，上寫你仇人的名字。用油鍋放在一旁，我念咒，就勢擱在油鍋一炸，不消三天，他必死。」於珍說：「頭一名是張廣太，第二名是伊哩布，三名是白將軍，俱是我們教中之人的對頭冤家。」下邊大家預備好了，倭侯爺說：「我先念咒，然後在台上請神仙就是了。」有人把油鍋扇著，倭侯爺把面人放在鍋內，口中說一句「無量壽佛」，扔在鍋裡一個，又念了一句，扔在鍋裡一個，一連扔了三個，然後躡上法台，坐在當中，叫人把那油鍋內的物件拿出來。眾人用銅筲撈出來，剩下兩個面人了；大家一楞，齊聲說道：「神仙爺，剩下了兩個啦！」倭侯爺說：「唔呀，不好！張廣太大概跑了。」吩咐眾人：「地下掘坑，就連油一並都灌在地下，就勢埋上，不准開坑偷看。過了百日，定有奇驗。」原來倭侯爺他早先預備下一人白蠟做成的人兒。放在鍋裡，換出那個面人掖在囊中，叫人埋在地下，怕涼了凍上，瞧出來是蠟的。眾人埋好了，齊跪下說：「仙長，你請神仙吧。」只見倭侯爺拉出了寶劍，口中說：「我要請二郎楊戩前來，下降來臨。」說著，燒了一道符，口中說：「二郎楊戩不到，等待何時！」並無動作，心中說：「只要刮一陣風，可有一個旋風，我就好造妖言了，說你等都是俗子凡夫肉眼，看不見就成了。」自己想罷，又將二道符一扔，口中咕噥了半天，說：「二郎楊戩不到，等待何時！」並無一點動靜。四莊主於珍也不跪著啦，心中說：「好哇！這老道分明他是來假充神仙，訪察事情，大概心是一個私訪的。」必內說：「我看他這三道符，如不靈，我派人連台帶人一並燒了就是。」

正想之際，只聽他台上又畫了三道靈符，口內說：「二郎楊戩不到，等待何時！」倭侯爺是真急了，見台下邊群賊都起來了，心中就知不好。方把那符扔下去，只聽上邊半天空中說：「吾神來也！」跳下來一個人，站在台上，身軀矮小，花面紅須，唬得倭侯爺戰戰兢兢，自己無法，說：「來者莫非是二郎楊戩嗎？」那個人說：「正是吾神！不知差我哪邊使用？」煥章一聽他說話，仔細一瞧，戴著一個假紅鬍子，心中才明白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